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二辑



姚凤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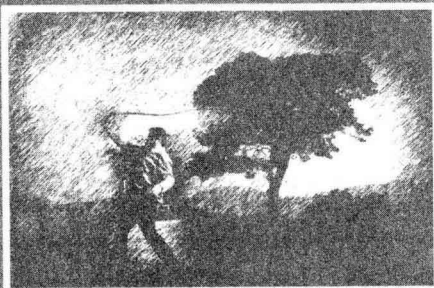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WEI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二辑



响 鞭

姚凤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响鞭 / 姚凤阁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810 - 6

I. ①响… II. ①姚…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414 号

响鞭

姚凤阁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810 - 6

定 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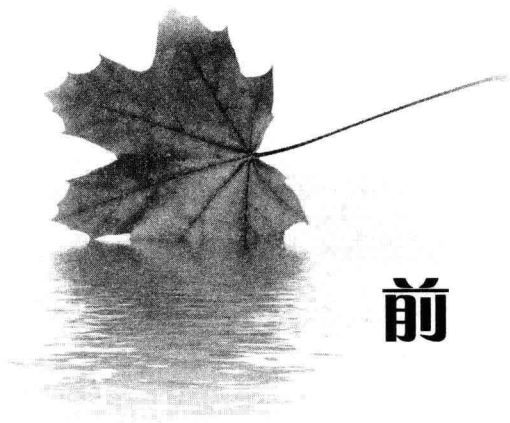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3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 址:<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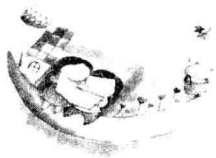
目 录

老榆树下的旧梦	1
二嫂的心思没猜透	3
人字就两撇	5
屯西那片高粱	8
小鬼演“小鬼儿”	11
吉祥鸟	13
黑色的瀑布	15
敲敲见响	17
假事成真	19
沉重的影子	21
死于诱惑的老实疙瘩	23
心疤比树疤还重	25
过早干枯的花	28
变幻的欲望	30
梅不是不想离婚	32
欲望地折磨	34
心病	36
三孩儿的红头发	40
当时咋就没看明白	43

响鞭	46
对马的感情不会流逝	48
马蹄下溅起的火星儿	51
铁柱与老树	53
满山绿树	55
四花上网	57
金竹	59
独占	61
景痴	63
水怪	65
走出毛毛道	67
消逝了，我心中的小太阳岛	70
小鸟依人	72
站起来的秋子	75
鸟飞了	77
父亲的惦记	79
雪人的童话	82
杨扬的“导弹”	84
地头麻籽	87
梁山瘦老汉	90
小胆儿传奇	92
老乐	94
小鬼吃瓜	96
大脚嫂	98

老屁	100
老孙头的千米长堤	102
三嫂	105
神钩儿	107
傻大叔	109
赶串儿其人	111
酒幌	113
破烂王	115
吹大了	117
哭穷	119
荣归	121
偏见	123
绝方	125
雷击的树	128
赌性	131
杜二离婚	133
洁癖	135
追悼会照开不误	137
带入天堂的绝活	139
磁场	141
意外的礼物	144
习惯	146
迷茫	148
笑的波澜	150
翻鱼	152

坏种	155
汪宝的闹心事	157
邻居	159
苦丁香	161
参城三结义	164
化妆	166
目光	168
距离	170
三先生死的明白	173
卖牛	175
水鸟	177
秀的宽松	179
想活	181
大赖	183



老榆树下的旧梦

局长是在老家那棵百年老榆树下见到小莲的。

那晚的月色好美，老树的叶子上泛着乳白色的亮点儿。局长怀疑自己看走了眼，揉了揉，月光下，一个苗条的情影斜印在绿草地上。他真的怀疑碰上了狐仙鬼女，老家这样的传说也不少。

那晚，小莲穿了件月白色的短袖圆领衫儿，长发分披着，正沉浸在月光老树的遐思中。

局长家一座小三楼，白白净净的，在道里松花江边儿上戳着。自个儿家的小院，院里栽着丁香、迎春。春风一吹，满院的花开得好闹。局长的母亲七十有六了，前几年小脑萎缩，总愿找人说闲话，身边儿一会儿没人不行。“杨占权，杨占权……”“单秀敏，单秀敏……”见儿子，儿媳回得慢了，老太太就数叨起来：“我这一辈子啊，把你拉扯大了，屎一把尿一把，容易吗？”老太太哭了，哭得昏天黑地。局长就听不得妈这么说，心像让刀扎了似的难受。

小莲那会儿才十五岁，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长得秀气不说，还会写文章。老师很喜欢她，学校常把她的文章挂出去展出，校报也常常登出来。老师说，小莲天生地会联想。小莲有一篇写龟首村老榆树的散文，老师说，把落满细碎月光的树叶比作眼睛，只有像小莲这样纯的眼光才能发现，只有小莲的联想才能想得出来。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也说她是天生的作家料。小莲也真的做这个梦了，梦见了一本书，金光闪闪，说也怪，书还长了翅膀，她坐在书上飞啊飞啊……小莲去哈尔滨当保姆，老师不同意。可小莲的父母同意，这是个机会，从农村拔出了腿。假如说，小莲能考上大学，那得花多少钱，可不如这么走干道。哈尔滨，了得吗，东方的小巴黎啊！再说，局长还答应给落户给找对象。小莲终于没能摆脱这个诱惑。

夏日里，小莲用轮椅把老太太推到院子里，花香草香，一股脑地扑来。小莲一边儿给老太太扒瓜子仁儿，一边儿与她唠家乡的事。老太太好回忆老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一边儿嚼着瓜子仁儿，一边儿问，“老陈



家你二奶奶还活没活着？小时候，我们俩就愿在一块玩花口袋，她跳格比我好。一到春天啦，我们俩啊挎个猪腰子筐，上草甸子去挖婆婆丁。草甸上有黄瓜香，拔下来，摔一摔，满鼻子黄瓜味儿。”老太太的回忆把小莲带回了老家，真的就有了一股黄瓜香味儿。“怎么？她也死了？多好个人呢！怎么，那片小草甸子也没了？”有时，老太太问起屯中老榆树，小莲就好好地描绘一番，像背诵那篇散文那样的激动，把老太太喜的，说：“那棵树，神了，开荒占草时留下的，大伞一样，阴天下雨它都知道，头一天就滴答雨点儿。”每到这会儿，小莲就想起了那篇散文，还有老师的批语，心里就悄悄地爬上一点儿阴影，就有些对那梦的留恋。

都说松花江水养人，喝了五年的松花江水，小莲粉大嘟噜儿得白，嫩得像扒了皮儿的柳枝儿，穿着牛仔裤，该突出的部位全突出了。刚来时，好答应的“嗯哪”，好说我们那“疙瘩儿”的土话影儿都不见，全是哈尔滨人了！局长把她的户口落进他家。局长说：“这小莲那，少有的聪明，把我妈的小脑萎缩侍候好了不少，功高盖世啊！”小莲也真喜欢上哈尔滨了，松花江水悠悠，岸边儿柳丝儿长长，一对对情侣在江边儿上漫步。小莲愿意推着老太太到这江边儿上散步，眼睛总是看不够地看。

一天，小莲打开电视，中央台，散文节目，正播送一篇散文，播音员那清脆圆润的声音，甜甜地送进小莲的耳朵。“月光，乳白色的，像婴儿的小嘴轻轻地亲着老榆树爷爷。老榆树爷爷张开了满树亮晶晶的眼睛……眼睛，老榆爷爷长眼睛了！成千上万只的眼睛啊……”

这是我写的，我写的《树有千只眼》啊！小莲激动地喊出声，蹦起来。一瞬间，她想到和老榆树默默交谈的往事，想到当时发现老榆树眼睛时的高兴。

老师来信祝贺她。

市文联来信向她索稿。市长还在大会上点名表彰说这是我市又一个杰出的人才。

中央电视台来信称赞她重现了萧红笔下呼兰河的风韵。

小莲几次提笔想再学着写点什么，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哪儿还能写得出！

有一会儿，小莲心里飘出一点失意的冷。

一双手捂住了她的眼睛，是一双很烫的手啊！局长的小儿子从大学回来了，她心里一热，激动地喊了出来：“是小天！”

心就被又一个欢乐的梦挤个满满的了。



二嫂的心思没猜透

一见面，两个就抱到一起。

夜色把田野抹成了一片黑。

庄稼画出了高高低低的轮廓。

二嫂的身子抖成了一个蛋。

村长说：“你怎么了？”

二嫂说：“我怕。”

说着，两个拥得像要变成一个。

能听到屯里有谁在哼二人转的调调：“王二姐我心里有点空啊，想起了我二哥哥张相公啊……”田里忙活的人们早都回家了，多数都抹了嘴巴到院里凉爽，只有她还在这儿磨蹭。一个下午她都在磨蹭，地没铲多少，心里甜甜的，乱乱的。一会儿想有人问，二嫂啊，还不收工，可咋说？让人家看见可怎么办，心就突突地跳；一会儿又想到村长对自己的好处，想着那件事，心痒痒的麻麻的。后来倒盼起落日来，太阳怎么就不早点下山呢……黑了那会儿，她想村长真有经验，约会的时间安排得真好。她在心里笑了一下自己，也会赶时髦，说约会这个词了，骂了自己一句，真不害臊！心里明白今儿个和村长就要有那事了，可是见面怎么说啊？

没想到竟这么简单。

他听到村长在解裤带，她的手也在解，可是手却不好使。

她知道村长对她有这个心已不是一天半天了。

都是过来的人了，什么还不明白。

自从丈夫半身不遂后，村长可真的没少照顾啊。春节前，村长亲自扛着白面送温暖，造了一身的白，她一只手牵着村长的衣襟，一只手拿着笤帚给村长扫。村长男子汉般的哈气她都感觉到了。她说：“看看，造这样，一身的白。”村长说：“为了贫困的二哥二嫂能春节吃上饺子，我



累点脏点都打心里愿意啊。”她说：“真能贫嘴。”村长说：“我这可是代表党组织送温暖。”说着还把眼睛挤咕一下。村长管她叫二嫂，按理说是不对的，她比村长小几岁啊。可是村长哪回都说，我愿意这么叫。村长说我自己扫吧，在摸笤帚的时候摸了她手一下，她心里“咯噔”一下，村长的眼睛又那么地扫了她一下，她的心里有了一种电了一下的感觉。躺在炕上的汉子还傻傻地喊，兄弟让你二嫂给你好好扫扫。村长要走的时候，汉子还是傻傻地说，你去送送。村长回头看了她一眼，这一眼让她的心动了。女人心一动就只好办了，她想自己早晚是村长的人了，那眼神是春风啊，什么枯干的心能不吹活泛了。

昨天村长上地来，说是检查夏锄生产。临走时小声对她说，明晚收工时在地里等我。她一晚也没睡好，她知道村长不缺这个，可是村长对她的心思明显是真的，有两年时光了，一想到这儿，她就一阵子激动。她图的就是真的对她好。从男人病了，她们就再也没这事了，也真没想过，可是让村长这么一逗，她的心也长毛了，她真的一阵阵地想了。想了，心里就热，全身也热，就埋怨男人，得啥病不好，偏得这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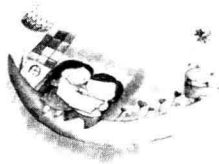
她的裤带还是没解开。村长笑了，说，你真是害怕啊，就哈下腰来给他解。她激动地快流出眼泪了，这么些年，丈夫也没给她解过一回。她的身子又是一阵燥热，整个身子都软了，想站都有点站不住了。

村长抱着她，选了个平乎的长着毛草的地方，躺下来，她觉得身下的草很软，像褥子。

村长尿了一泡尿。村长的尿哗哗的，很有力气。

她想到村长的健壮，想到自己的男人的虚弱，尿尿都是“斤斤拉拉”的。这会她听到村长说了一句，“你还真胆小，实质，这事，跟过一个，再跟第二个第三个，也都一样，你和大虎也不是没有过……”

她听了，气就不打一处来，腾地，胸就满了，一骨碌爬起来，夹起衣服就跑。村长喊她，她也没回头。她想，你村长这样，你就以为大虎哥也这样啊，大虎哥可有个哥哥样，他帮我可是什么也不图啊！她忽然从心眼里喊出一句，“大虎，你真的虎！”



人字就两撇

妈去世时，我刚学会笑。

姑姑说，那晚天很黑，很静，也很冷，冻得村里的狗都张不开嘴。

姑姑说，你妈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一句，我的苦命儿啊，然后身子就直了，嗓子眼只有一口气呼哧着，张着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用手拉我，我知道她想再看看你，嗨，当妈的啊！

姑姑说，我把你抱到她身边，她摸着你的手，眼角上流下了一滴儿泪，我用手巾给她擦了，过一会儿又流出一滴儿，我又擦了。我贴着她耳朵对她说，嫂子你还是不放心孩子啊，有我们呢。苦孩儿，你说怪不怪，一般人要死时，都没眼泪了，可你妈就是个怪人，那泪总是一对一双的出来。

我对你爹说，她是惦记吃奶的孩子，去吧，把大嫂找来。你大娘也刚回去，给小六子送奶。小六比你还小两个月呢！你那天就是哭，给什么也不吃，脸都哭青了。你大娘来了，接过你，把大油瓶奶子挤了挤，往你嘴里一塞，你用双手捧着，咕嘟儿咕嘟儿地吃。你大娘对你妈说：“你放心地走吧，有我呢，我供他上大学！”你妈眼睛一下子就闭上了。

大娘家有6个孩子，挤在一铺炕上，像一窝黄嘴丫子未褪的小燕儿。这个哭了，那个叫了，这个饿了，那个拉了，大娘一天忙得团团转。可是还是把心都放在我身上了，她左胳膊抱着我，右胳膊挟着我小一岁的小六。

姑姑说，苦孩子啊，你那会儿可知道护奶子了，你双手捧着，你大娘的奶吃，小六子一动你，你大娘就要掐他。你啊，独霸实成是让你大娘惯的，小六子就瞪着眼睛眼馋的咽口水。小六吃奶，你就又哭又闹，手刨脚蹬，比人家小六都仗势。你那会儿又白又胖，小六却干巴瘦。你大娘啊，向着你！

我记事后，知道大娘为我苦。六二年，没吃的，一家九口靠吃野菜



度命。每天晚上我学习累了，肚子一咕咕响，一个喷香的土豆就放在我面前。一天夜里，躺在炕上，听大娘对大伯说：“队长又来逼三角债了，我想让小六子下地，挣半拉子工分。大伯说，那可把小六子的后半辈子坑了。大娘说，小点声，别让苦孩儿听到。你知道她妈死那会儿我说过，说过就得算数，人字就两撇。刚懂事的我，在被窝里偷偷地抹眼泪，把枕头儿都润湿了一片。大娘比我亲妈还亲啊！第二天放学回来，刚迈进门槛，就听大娘劝小六：“六啊，我寻思，你别念书了，下地干活。”小六子满眼是泪，妈啊，我没念够书啊。我听大娘劝小六说，“念那玩艺意有啥用，也不当饭，念到啥时候还不是顺垅沟找豆包吃，下地！”那话就是命令，不容谁再说什么。小六说，“那他咋念呢？”“你敢跟他比，惯得你！”啪，就是一个嘴巴。然后就是小六的哭声，震天动地。

小六下地当半拉子了，多少次，我背着书包放学回来，小六子拿过我的书包，背在肩上，说，“妈妈，我也想和小哥哥一样上学去。”小六还歪着脑袋，一边扭，一边娃声娃气唱，“小啊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大娘的眼角上突然挂上了亮晶晶的泪。我多次发誓，将来，我能挣钱，给大娘买好多好多好吃的……

可是，一个雷雨夜半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一瞬间改变了我对大娘的看法。如豆的煤油灯下，大娘正打开一个小红布包。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一枚戒指，金黄金黄的，套着紫藕藕的红绒线。那是我妈的啊！七岁那年，爹挪妈妈的坟，我听我那好喝好赌的爹说：“你妈就这么一个最稀罕的玩艺儿，临咽气前她撸下来给我，说：‘给孩子留着吧。’这是你妈和我结婚时，你姥姥从手指上撸下来的，送给她当嫁妆。你妈拿它当眼珠儿一样。我想她这一辈子跟我没享着福，就这么一个喜欢的，又给她戴上了。谁知，还是没了。”妈死后，我爹赌上了瘾，把家里能值一点钱的东西全都折腾了，输干了爪儿，他想到了妈妈戴的金子。爹把坟里的土过了筛子也没找到。爹去世前，还一再对我说，“那玩意儿哪儿去了呢。你妈入土前就你大娘和你姑在身边儿。”我当时真的想到了，爸是跟我装呢，一定是让他输了。可是，大娘晚间看的戒指就是我妈的，一点儿也不假！

一次，我在生产队的地里掰了穗青苞米，大娘气得身子直抖，并打了我一巴掌，说：“不兴拿别人的东西，饿死不下道。”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在说：“你好，你拿我妈的东西，就不是下道。”多少回，大娘教我做人要正，我心里却在嘀咕：“你正吗？”每到夜静更深，我的心就活泛



起来，好像总有两个我在对话。“小田你是吃大娘的奶汁儿长大的，你不能对她那样。”我的另一个却恶狠狠地说，“明明是她偷了你妈的东西，总说人字两撇要写正了，你自己的两撇正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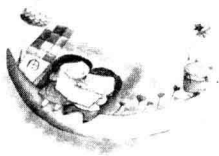
我考上大学了，这是 60 年代中期。大娘像自己的儿子考上大学一样，乐得直擦眼泪，不认识的她拿着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说：“上坟去，告诉你妈你爸，苦孩儿出息了！”看着她乐呵呵地抬头纹都开了，没有大娘，我能上大学吗？特别是看着比我小的小六，常年经日晒雨淋的黑瘦黑瘦的脸，我心里刀扎一样疼。我说：“小弟该是你上学啊！”小六憨憨地一笑，用手扒拉我一下说：“说啥啊你，你考上比啥都强啊。”

上大学的头一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下了，姑母给我把干净衣服包好了，又从怀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红布包，塞在我的手里，说，“这是你妈的，她死时我背着人撸下来，想以后日子难，留着给你。二十年了，三年自然灾害，看你们饿的那样，想换点吃的给你们度命，几次拿来都没舍得，到底留到这一天了。”

我“哇”的一声哭了。我跑到妈妈的坟前，手刨脚蹬地哭，真地想到了死……

天上挂着一轮满月。

月亮里有一位老奶奶，正摇着古老的纺车！



屯西那片高粱

我眼里，常常燃着一片霞。我知道，那是我老家屯西那片高粱。怎么能忘记啊，我曾胡乱地编胡乱地唱过。

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长着一片红高粱。
我从小吃的是高粱米，
长得身强体也壮，
我听惯高粱拔节声，
抻一抻胳膊咯蹦蹦响。

.....

纯粹出于偶然，这胡乱地歌唱竟得到了名家歌手的欣赏。她夸我唱出了一股纯正的高粱味儿，唱出了东北大平原上的泥土芳香。高粱有味儿，泥土还芬芳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和高粱有感情这是我个人的隐私。

“高粱，高粱，我是苞米。”

“苞米，苞米，我是高粱。”

我和小霞一块长高。她长着细高的个，我叫她高粱；我长得短粗，她叫我苞米。想来是我们看电影《南征北战》的次数多了，那“长江、长江，我是黄河”的呼号引起的吧！

从小霞家墙头上拉到我一条细线，线儿两头串儿着火柴匣，攥在她的手里，我的手里。她坐在她家的窗台上，悠荡着两条腿；我倚在我家的墙垛上，探头探脑。她挠挠火柴匣，我弹弹火柴匣。火柴匣扣在耳朵上，便有咯儿咯儿的清脆声。电话接通了。

那年她9岁，我10岁。记不起怎么想起那事来。或许通电话的玩法腻了，或许是住家看狗没意思了。她忽然说：“咦，你听过高粱拔节声吗？”